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五

漕運

般運倉糧疏　劉大夏

臣惟京儲之充足固資乎漕運漕運之通塞亦由乎天時若導泉濬渠築堤撈淺之類皆可以人力爲也至若雨澤之愆期泉脉之微細則由乎天時似非人力所能爲也思得揚州一帶河道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接濟去年湖水消耗河道淺澁運船阻滯比到張家灣等處却值秋雨連綿脚價高貴每銀一兩裝京糧八九石原領耗米僱脚不敷以致軍士借債賣船轉補上納至十月終方得

回還所以多在沿途守凍迄今尚有未到衛者今年揚州地方仍前乾旱河道愈加淺澁雖已設法挑撈車水接濟止可補其所耗豈能增其所無屢恐今年糧運又似去年不無負累軍士訪得即今張家灣等處脚價比之去年有兩時月頗賤所宜議處乞　勅戶部公同總督糧儲內外官員從長計議出榜召募有車之家給與勘合趁今路乾之時令其支運通州倉糧赴京倉上納管糧主事等官躬親監臨平斛出納仍令巡倉御史禁革奸獘就與該倉支與糧米准作脚價每十石比街市時價多加與米四五斗則人皆利而樂為之運納運勾京倉糧數而止待糧船到

日若過天雨却令將該運京倉米糧照斛照數於通州倉上納每石仍照今次納過脚價米數令其抵斗稍加斛面交納則軍得其便而願爲之出備合用墊倉蘆蓆等項就於該倉領用如此非惟京儲不致遲悞而軍士亦得以便息矣

國朝運漕議

邵寶

國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爲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旣浚於是乎有儹運而海運乃罷然遮洋海運猶不廢焉儹運之初皆支運也旣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十之四

又其後也改議歲歲因之所謂支運纔四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盖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固其勢然也當洪武之末及永樂之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至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所謂海運也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海運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所謂海陸兼運也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籍海運然後足用即目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扵蘇州太

倉城內專以海道都漕運使司於文武官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照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千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旨運糧的事再議來説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支收浙江并直隸衛

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厫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乃造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所謂支運也先是裏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兌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從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

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赴瓜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於小灘領兌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領兌其餘水次俱各倣此此所謂兌運也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以軍船到水次前後不齊人民難於聽候及看守故也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餘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每年議派多寡其數不爲例所謂改兌也是則國朝運法蓋凡五變而宜民體國之術盡於是矣

漕例疏　俞諫

漕運糧船先年海運至京俱經文武大臣建議開濬會通河分十二總遂罷海運其歲運糧四百萬石內蘇州遝儲獨遮洋一總尚寄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江北淮揚等五衛軍船俱於小灘鎮等水次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仍由海道以抵薊州天津二倉上納成化間又因海道不便姑自小直沽開通新河一道當將遮洋海船每二隻該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隻旗軍六千三百名時船隻運道雖改衛所官軍俱仍舊役雖或變遷存革而其地理之遠近往來之急緩軍船之很供糧運之稽遲誠有

如郎中趙戴之所言者矣至若河南一總上下兩江催儹甚遠不免顧此失彼而趙戴又復言及督切漕運要務查得南京淮揚等一十三衛官軍昔因習知海道在於遮洋今日既由新河儹運却乃空身自南趨北不惟途路艱辛人情事體甚爲不便抑且江北船多摘撥江南就兑加費過江一二脚米而南京行糧亦又重費年復一年尤當愛惜況遮洋近年議准折色數多軍得減存但辦料數少食糧則多亦應區處及查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二倉不惟道途甚近抑且原運正耗相若人情允便所宜改撥合將遮洋江北淮大高揚長淮五衛旗軍三千三百一十二名

照舊不動外將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等九衛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名并入本總其不足之數再於附近徐州左泗二衛添撥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四名通撥南京遠運共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備歲運三十萬石舊額仍於遮洋總處就令孫機管理遇有減存臨時酌派以蘇軍困仍將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其退下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官軍添入江南分為上下江二總就以程鵬二人分管旗軍仍每船十名船不過壩亦冬存與過江米六升却將原一二裁去七升各總以截上江者兌安慶池太廣德等府州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江西不盡之糧下江者兌蘇松常鎮

四府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浙江不盡之糧通爲十二總其南京二總每年却分浙江二處儘總撥兌餘船方撥江南至若浙江等總軍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酌派事不大害不必樂爲更張其改撥遮洋行糧查照議單北直隸者仍舊二石徐州左泗二衛俱照淮太二石八斗如此疾水軍左等八衛得以就近領兌江南之糧免駕空船北行江南一總得以分投催攢亦免往來督兌之難則遠近適均水程順便而糧運不致稽延且行糧腳米亦得以少省矣

漕例疏　王瓊

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

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償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於通南漕運官軍矣總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

三衛通州四衛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弘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掣開墾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總內折銀兩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閑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同原運掣回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

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
運赴通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
弊者折運一十四萬每石連加耗并兩尖共折銀七錢觧
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
船內輳補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
禹貢納總納秸之利最為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
六錢今攷南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
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
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真官軍前
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雇船裝運儀真堪上上船

北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
依原定則例並無加添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
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獘之極者必
以南京各衛為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
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隷蘇
州等府兌糧後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
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壩與雇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
不同其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
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之
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論

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為始將南京兩
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矣

備運糧儲疏　　　　　　唐龍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用把總不遭運要宜裒集
衆聞悉合三事一曰立團造船以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
二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
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百三兩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
底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
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為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
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糧者

州縣猶擾解納軍料仍派前一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然運軍窮年勞苦又取月糧爲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奪之無怪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闕造無廠管攝無官上憑旗軍領出料銀且零撒成造侵欺尅減之弊紛然而起油灰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監造其湖廣荊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爲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充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甚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為七年每年

實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一萬三千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爲畫一之道也合乞自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荊州水次總設一厰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衛所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用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荊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爲定規則軍民既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二曰愼舉用天下之事發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總有缺皆以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

老成無過孰知運事者推用蓋運總領數年深推爲把總則吞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為之斯易矣古人輕車熟路之説正如是也况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階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方得爲之則人思奮譽有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循轍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非不由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既憒於董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殺懈怠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恃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衛總内孰

知運事者推補題奉　欽依推用其爲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可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人各知勸矣三曰嚴事例舊惟輕齎折正糧脚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而並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非常濟軍士之急也無何近年輕齎之法廢而守候之弊生非惟有違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糧一槩南京江西等處府俱隨正糧兌與官軍沿路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來分撥名非近倫權徵文違原限故運軍士有守弗獲升斗之用者貧乏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

交納虧折掛欠借債實由於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
輕齎銀兩同正糧派徵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
司以後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分候各運船到日正糧
輕齎一時兑足行糧亦即給領俱眼同軍士交割在船輕
齎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
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以時盜
賊不足虞而軍士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六

荒政

預備疏　　楊士奇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其艱之者蓋預有備也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防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脩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後有司雜務日繁於凡便民之事率

無收及戶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况今南方官倉十處九空甚者蕩既全無倉亦不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安規逃亡虛立簿籍其原開陂塘亦多被侵占有以為私己池塘者有以為私田耕種者如此之弊南方為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堋塌一遇水漲淹沒田禾及閘壩蓄洩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之及此事雖若可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惟　聖明留意則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窮

廹耕農無旱潦之虞而　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矣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　　席書

臣竊見今歲南畿地方夏秋旱澇相仍人民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父老皆言今昔無此各官已嘗具　奏廷議已下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糧絶少以此有數之錢穀給濟無限之饑民如汲壺水以洒涸河徒有虛聲決無實補為今日計必先分別等第酌量緩急以地言之江北鳳廬淮揚四府滁和二州為甚江南應天太平鎮江三府次之徽寧池泰蘇常等府又次之此地

有三等難於一例處也以戶言之有絕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得免溝壑者有秋禾全無尚能舉貸者此民有三等難於一槩施也今賑恤南畿宜先江北次及江南二等三等州縣可也賑濟戶口宜先垂死次及可緩二等三等人民可也況今江北地方前巡撫已去後巡撫未來受饑於本土者無可依恃流徙於江南者無爲撫存臣等袖手傍觀目視其死而已竊謂君出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

礙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滋至簡至要可以
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
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
生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
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
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
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該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
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備行各該州縣設粥廠分
約日並舉凡窮饑者不分本郡外省江南江北或軍或民
男婦老幼盡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

一月中起至麥熟爲止以四箇月爲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數外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米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前糴米作粥餘銀各散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糜所賑有等不至虛費法簡直而姦弊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効甚速其功甚大此

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天下舍此而欲將今在銀兩審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

固安邦本疏　　金濂

臣竊謂欲御寇者當先安民安民者必先足其食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蓋以此也切照邇因胡寇深入遠近騷然加之以去冬少雪今春缺雨穀未下種麥不得生東作既遲西成難望民心驚疑至今未定一聞有警携老負幼倉惶上道近者大車小輛

無分明夜悉入城池遠者棄家廢業結隊成羣望南奔竄男婦混雜沿河塞路遑遑乞食甚至採掘樹皮草根拾取螺螄蜆蚌人之困苦實已極矣困苦既極未有不輕其生者也竊恐此等之人進退無依饑餓切身恐復爲患尤甚外憂及閩福建延平浙江處州等處盜賊尚未勦滅鄧州通州以南及北直隸與山東河南地方密邇 輦轂較之各處所係尤重盜賊今又不時生發流民轉徙不定各處官糧恐有不敷無由賑濟不可不爲之深慮也况自正統十四年以來 朝廷寬卹之 詔屢頒而該部之催徵科派蓋自若也賑濟之名雖有而郡邑之流移饑殍猶如昔也

近雖差委鎮守巡撫等官未敢保其決然成效兼以軍衛有司剥害軍民甚於盜賊邦本何由得安民食何由得足而賊寇亦何由得彌哉為今之計宜從權處置凡被賊經兵及災傷去處水路自通州至臨清邳州陸路自順天至真定衛輝量差在廷大臣或監察御史同戶部郎中等官分投前去其餘地方乞　勑原差鎮巡等官各將在官糧米查扣該管地方貧苦流移之人幷歸順賊徒先行按月量口均給賑濟及多方出榜勸諭殷實軍民客商人等有能自備糧米送本處官倉交納者順天等捌府與山東廣西福建貴州雲南四川陜西山西遼東各大米四百石或

小米五百石南直隸蘇松常州浙江嘉興湖州五府各米一千五百石南直隸鎮江等府浙江杭州等府與江西湖廣廣東河南各米一千石有能運送賊發用兵處所者湖廣貴州福建四川雲南大同宣府各大米一百石或小米一百五十石者具名以 聞請給冠帶以榮終身間有止能出備一半者請 勑旌為義民俱復其家雜泛差徭三年或有願出麥者與大米石數相同願出穀者比大米小米加一倍各處所納米穀者除本身實為隸卒并盜竊之人及各處所問罪囚除真犯死罪外各照依原定事例俱令納米穀在官依例均給所在流移之人多方招撫設法

借貸一應催徵悉與蠲免毋令失所設有嘯聚爲盜及妖言惑衆者就便撫捕毋致滋蔓臣等又訪諳淸去處較之各處頗有儲積自今流移人民倘有將帶銅錢銀兩等物無處告糴者許於本處官倉減價糴給不許侵欺留難如或各官別有計策可以安民足食者許令便益務要各績實效不許視爲虛文臣等所言實權一時之宜非爲常例伏望 皇上 斷自 宸衷特 賜施行庶幾邦本可安民食可是賊寇可彌矣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七上

禮儀

章服議　　宋濂

欽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朶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爲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咸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

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由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傅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爲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朶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爲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歟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

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獮文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迨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鳳於衮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衮衣爲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繅爲旒前後邃延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爲七星旁施琫珌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爲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爲二十四焉使歛儽樂以爲言則群起擿其疣矣不覩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豈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

為正

大祀禮請遵故事疏　　　靳貴

照得本年正月十三日　皇上大祀天地於南郊初十日百官聽受誓戒十二日　聖駕晨出至壇視具省牲乃御齋宮至晚分獻拜執事人等各於西門外候進是夜子時上恭詣大祀殿行禮畢還齋宮百官各先回於承天門候駕隨至奉天殿慶成稱賀此　祖宗舊制朝廷至重至大之禮蓋人君至尊無對所當敬畏者惟天地此而不用其誠何所復用其誠仰惟　皇上嗣極以來祗畏天顯寧由舊章固未嘗有所踰越一念之誠自能上通於天群臣將

順之不暇夫役何苦但比歲駕出鑾回或至暮夜切恐俎豆陳設不能蠲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無以稱　聖明敬天之意且扈從供事數十萬人若至暮夜則警蹕不嚴兵衛不肅百官失趨蹌之容班行無等級之分甲馬或交馳於輦道群衆或喧呼於御街非所以壯臣民之觀瞻而啓四夷之尊戴也況塵埃昏暗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之際尤難關防雖　聖德格　天百神訶護萬無他虞而臣子之私憂過計不能不拳拳於此也伏願　皇上深思大祀之重慎惜　至尊之體駕出回鑾恭遵故事俱在清晨使禮官得以周旋百僚得展誠敬則天地歆鑒臣民歡悅

貫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也

請行慶成宴疏　　　　唐胄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古之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大祀慶成誠禮不可廢者　皇上因念災傷之故特賜罷免此誠懼災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尊祖以配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觀

也　皇上升膺繼統百度惟新敬天事神靈貺響答今臨
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未能同一日之歡非闕典歟
前此妨於國卹今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
嘗以受賀見譴災傷洊報今日當以省禮爲宜夫禮有大
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禮之大者慶成宴
之大者今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
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
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
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識見考之周公制禮
尊后稷以配天而行褻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之聲歌是

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有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自古繼統之君敬天之君以報所受命故郊義不可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廕補賞賚爲費不貲郊禮畢必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災澶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爲非則又知災傷之不省郊而廢宴也切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恤發公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爲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簡命耶

況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爲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一日之勞而不克承百靈之貺乎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俯察愚言特賜俞允則數年曠典一朝載覩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藩國喪禮議　　彭韶

伏見祖宗以來凡親王郡王薨逝祥禫等祭各遣使臣致祭于國所以盡親親之恩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數少行之爲宜今宗枝蕃衍吉凶事殷而使臣絡繹於道似乎侈矣此後藩國若有喪禮除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

致祭一次其它祭遣本處官行禮亦不失親親之恩至若
祖宗以來凡王國毋妃之喪俱遣內臣一員致祭于宮所
以嚴內外之辨亦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既少內臣又
未嘗出鎮方隅宜自中貴今宗婦浸多而各省宗藩又有
內臣鎮守今復遣內臣以益之不惟禮節之繁多抑恐事
體之難繼故凡今後王妃之喪有鎮守處即以本官行禮
亦不失內外之體近年王國夫婦合葬營造擇之事
務誠為簡便但初造之時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兼脩選
擇蓋得卹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壙之祭事成位定不勞餘
力而猶具數差遣則煩擾甚矣今後開壙之祭只令本土

之官提調於郵典固無相妨其文武大臣得蒙恩典造墳者無論夫婦先後亡故亦與兼造後遇合葬本家徑自開擴不復差官則禮有一定而事不煩矣

請定服制疏　張孚敬

茲者　大行皇后崩逝喪服禮制初蒙　皇上親定下之內閣恭詳條列上請當奉欽依禮部已揭示中外頒行矣續蒙　聖諭又欲從赦令禮部更復具儀臣仰見　皇上以　兩宮皇太后在上不敢以卑加尊是以欲為降殺誠非故為恩紀之殺也臣謹按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

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又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周景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禮

父爲子夫爲妻皆服報服三年故叔向以爲王一歲而有
三年之喪二焉者此也觀此則周天子嘗時尚爲后服三
年之服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正此之謂也後世夫
爲妻始制爲齊衰杖期父母在則不杖夫喪服自期以下
諸侯絕然特爲旁期言若妻之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爲期
年則固未嘗絕者也今古制不可復矣　皇上爲后服期
以日易月僅十二日臣子爲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僅二
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殺矣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仰惟
皇上講求典禮爲萬世立綱常漢宋以下之陋習一洗而
空之孰不以爲堯舜之主不世出也伏乞俯察臣愚特勅

禮部無復更變請　皇上宜服期十二日容臣子素冠服
終二十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等何忍令後
日史臣書曰天子不成后服自　皇上始乎　皇上亦何
忍令後日史臣書曰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自臣等始乎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七下

律曆

進律呂元聲書疏　　范永鑾

臣考之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古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証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以正宮聲爲極濁之誤以左右

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宮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照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編甫成而天不假之年殆將泯沒不傳矣其兄知縣李元憫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曾聞其槩遂互為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臣竊念本以膚淺於此理茫然莫測其微與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晦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拳拳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歟豈思不為之表白

焉則文釗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正否治道之污隆終無以考驗矣乃謄寫上獻如蒙乞勑廷臣再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於太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誠千萬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於天地間矣

律呂元聲書議　　楊麒

李文利著律呂書即其黄鍾三寸九分美之由十一月之黄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其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

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藏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藏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藏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藏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藏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藏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藏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藏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故大呂林鍾固宜其增藏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亦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書序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

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二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大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所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等之不差毫忽若

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
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參分奇則
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
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
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
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
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
從前宮羽之殊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
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
書以明曆大衍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

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趂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筭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都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於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軒袁

命官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

請改曆元事宜疏　　鄭善夫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杪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

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
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
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
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
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
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是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
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爲氣數有不盡之數
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
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盈虛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
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

眞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擬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

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灝徐覺諸儒皆為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毎得其人我 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或幾曆元可更也

曆象議　丘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循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正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分一十八秒授時律氣准分五十

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齊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

外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

正統己巳曆議　岳正

正及第之明年須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恠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時有五官司曆雅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後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

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古者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適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世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司曆曰如子言誠然正曰若然者子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司曆愀然笑曰能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搖其本乎予始悟當特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司曆為忌也後果有土木之變

曆法議　　楊濂

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考自漢至元四十餘曆漢興四

百餘年更三造曆唐興三百年更七造曆宋興三百餘年更十八造曆　本朝大統曆未用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真可以行之永久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既精明皆理又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最爲簡易璣衡臺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盈漸差天道擬合脩改欽之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今去元統時愈遠數多所差益甚是亦淺論焉耳曆法疎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